

## 追思国琅先生

□ 拓晓堂 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陈国琅先生走了。

日前，忽接到大洋彼岸陈国琅先生往生之信，心中一愣。时下疫情肆虐，晓堂山居，甚少外出，不闻他事久矣。本以为，到了这个时候，没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事实果然如此，心中自然不免生出许多悲伤。国琅先生是晓堂交往几近廿年的前辈和老友，有一些事情和交情，外人鲜知，总觉得有必要留下一些文字，算作交代，或许对中国古籍善本研究和收藏的后生有所帮助。

二十年前，初见国琅先生之时，年近七旬，先生大病初愈，行动迟缓，心境寡欢。晓堂但见先生依然守护和保存着二十余部父辈遗留下来的中国古籍善本，其中不乏国宝级的珍本，俗称神物。于是随口说到，您是有使命的人，有神物护持，使命未完结，天不收您。不成想此言成真，国琅先生一晃又渡过了愉快轻松的二十年。

国人常言先生是荀斋陈澄中之子。这话说得没有错，但是我觉得有失公允。陈澄中是上世纪中国最有成就的古籍收藏家，藏书楼称荀斋。荀斋藏书数量之大，品类之全，质量之精，可以敌国，与同时天津的藏书名家周叔弢并称“南陈北周”，称雄民国一世。先生的确是陈澄中之子，但是先生之功，先生之德，惠及国家，惠及民族，理应得到铭记。

国琅先生的工作，晓堂不甚了解，也完全不懂。先生是毕业于伯克利大学的大气物理的博士，就职于美国航天局。可是先生的事业并不遂心。先生曾说过一段故事，令人感到心寒。先生工作虽多有成绩，也撰写了许多专业论文，可是升职就是没有分。先生找到上司理论，结果上司的一句话，就让人犹坠冰窟。上司回复称，别无他因，只因国琅先生是中国人，是黑头发。

吾等不能评价国琅先生的事业，可是可以定论先生对于守护祖国和民族的文化典籍，其功其善莫大焉。

陈澄中先生上世纪四十年代末，携部分藏书，移居香港。五六十年代，曾两次售书与国家。在国家上层，包括总理周恩来的支持领导和关心下，国家文物局两任局长郑振铎、王冶秋直接负责，动用库帑，巨资收回陈清华藏书，成为新中国保护国家典籍文化财产的善举和佳话。两次售书国家之后，荀斋家中仍余留中国古籍善本多种。六十年代后期，陈澄中先生又移居美国，后病逝于美国旧金山。

陈澄中先生去世后，家中所存中国古籍善本，分由妻子叶爱锦，子女陈国琅、陈国瑾继承。国琅先生在西方受高等教育，同时身受父辈文化传统影响，虽对于中国古籍善本无研究，但对其珍贵和重要性，可称深知。上世纪八十年代，陈澄中先生原在上海留存的古籍善本在文革中被抄家，斯时按照国家政策应予退还。上海图书馆馆长顾廷龙先生以为，退还荀斋所藏古籍两百余种，其中一级二级文物者，有五十余种，最好与荀斋联络，捐赠国家为好。于

是经陈澄中先生之妻叶爱锦女士签字同意，悉数捐赠上海图书馆。而这一切事务，因叶爱锦女士疾障，全由国琅先生一手经办。国家对于古籍善本的重视，国琅先生心中已经深知。

晓堂结识国琅先生，说起来真是一件非常偶然的事。早在1995年，晓堂于香港征集到宋宫旧藏周必大刻本《文苑英华》一册、黄丕烈题跋旧藏元刻本《铁崖先生集》，这两部古籍均为一级文物，且是荀斋收藏。此后十余年间，晓堂在香港一直追寻荀斋后人，毫无音讯，可谓苦矣。2003年晓堂赴沪公干，与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主任陈先行先生议事，告知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图书馆接到一批中国古籍善本书的消息。偶然间得到这个信息之后，通过公司王雁南总经理在加州打听捐献人，不意间得到了荀斋后人国琅先生的信息。于是，晓堂即刻与国琅先生取得联系，随即赴美相见。

当晓堂如约到先生府上之时，一进门，但见大厅桌上放着二十余部大大小小开本中国古籍善本之时，心中大喜。随手取出开本最大的一本，一看封面就惊呼国宝。这就是有清一代天下第一的名本，翁方纲旧藏宋刻本《施顾注苏诗》。晓堂心中已经隐约感到有大事要干了。于是向先生讲述了晓堂曾经写过宋蜀刻本《丁卯集（许用晦文集）》《新刊权载之文集》跋，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经手宋刻本《文苑英华》一册、黄丕烈题跋旧藏元刻本《铁崖先生集》的经历，这些古籍书均为荀斋旧藏之物，并讲述了两次荀斋售书国家的故事。先生笑道：你比我还要了解我家！

尤其是我讲到在来先生府上之前，到伯克利大学东方图书馆看书，即那批捐赠书的轶事。说的是伯克利接到一位华人老太太的电话，告知有一些中国书要捐赠。校方不甚在意。隔了一段时间，老太太又打电话说，捐赠书籍，如伯克利没有兴趣，就将倒垃圾了。于是校方派了一位华人老师到老太太家里，一看果然是线装的中国古籍书，于是就装了一只大纸箱，带回了伯克利东方图书馆。馆里无人能鉴定，于是请曾在伯克利东方图书馆撰写馆藏古籍善本书志的陈先行帮忙。可是此时陈先行先生不便赴美，传真过来的图像失真严重，无法判断，希望晓堂有机会赴美，到伯克利代为看书鉴定。于是才有了晓堂到上海得知此事的故事。晓堂在伯克利看的这批书，有宋板，有钱谦益手稿本，有鲍廷博钞本，均有极高学术和文物价值。且这批书的捐赠者，如无判断失误，当属沪上著名收藏家蒋汝藻后人，因为这批书里均有蒋氏密韵楼收藏印记。

国琅先生听得出晓堂讲故事的用意，中国古籍书在美国的异域里，命运有时会很悲惨。先生告诉晓堂，他 marry(结婚)时间短，divorce(离婚)时间长，膝下也无子女。希望父辈留下来的这批中国古籍善本有一个最好归宿，这是他的心愿。经过商议，先生慨然应允晓堂，将所守藏的这些古籍善本全部带回中国大陆。

二十余种荀斋藏书回归大陆，引起了国家图书馆、国家文物局等有关方面的关注和重视。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张志清、国家图书馆古籍馆馆长陈红彦闻讯，立刻表示国家图书馆就是砸锅卖铁也要购藏这批荀斋旧藏古籍，以续写当年前辈两次购藏荀斋藏书的故事。晓堂随后与国琅先生商议，力陈推向市场与转让国家的利弊，国琅先生心有大义，同意转让。最终在国家财政部的鼎力支持下，这批荀斋藏书最终为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收购，由国家图书馆永久保存（图1）。这是在2000年上海图书馆购藏常熟翁氏藏书之后，国家图书馆再次购藏荀斋藏书，可称国家文化事业中的大事。对此，国琅先生回复晓堂的传真中写道：

父亲辞世之后，留在海外的部分藏书由我继承，我知道父亲的遗物是极珍贵的，二十年来不敢懈怠，尽心尽力保护而已。可是我本人研究专业的限制和长期海外生活经历的局限，我真不知这些藏书的未来结局。今承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多次往返美中之间联络，中国国家图书馆承上世纪六十、八十年代之举，将我保存的陈清华部分藏书全部购藏，如此妥善的归宿，我现在可以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了。



图1 拓晓堂与陈红彦、程有庆接待陈国琅先生参观展览

之后，在国琅先生的资助下，晓堂经傅熹年先生指点，会同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联合编纂了《祁阳陈澄中旧藏善本古籍图录》，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完成了国琅先生的最后一点心愿。

先生对国家图书馆再次出手，购藏荀斋旧藏古籍善本的结果，感到非常满意和高兴。也完成了父辈一世收藏善本书目出版，了结了长久的心愿。常言说人逢喜事精神爽，自此之后，先生精气神一改往日的颓势。时常往来美国与大陆之间，拜访国家图书馆，瞻仰天津北周故居，兴致不亦乐乎。或许这就是佛说的心无挂碍，究竟涅槃（《心经》）吧。

晓堂尝言：藏书家有兴致，有知识，收藏易；而后辈无兴致，无知识，能守护者难。而能尽心尽力守护，并让藏书能够得到一个完美的归宿，那将更难。而国琅先生数十年守护，最终转售国家，可称国琅先生是善终的了。

国琅先生对于民族文化的守护，所有现在、未来从事中国古籍文献学者和爱好者，都将因此受益。

先生功德，若涓涓细流，绵绵长长！